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辞树 / 水银珂著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4
(蓝海狸非常校园故事系列. 第二辑)
ISBN 7-5385-2715-X

I. 花... II. 水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1896 号

责任编辑 李 严
封面绘图 王 贺
内文绘图 王 贺 李成杰
装帧设计 艾德设计·张 帆

蓝海狸非常校园故事·第二辑

花 辞 树

水银珂 著

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(社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)

购书电话 0431—5640624

印 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3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2715-X / G·1853

定 价 16.50 元 (全四册 66.00 元)

花辞树

水银珂 · 著

网络小妖的繁花之梦

我把心给了你，身体给了他，
情愿什么也不留下。再也没有
什么牵挂。如果可以这样
舍得，是不是，便再也没有
什么好挣扎？说不留，不过
因为明明知道留不住。最是
那，镜里朱颜，枝上繁花。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花辞树

倾心奉送

最诡异的心理测试

你最牵魂的，**婉约、诡异、凄美……**

在各大网站、青春杂志享有盛誉的女孩水银珂，始终喜欢低调。终于她以优雅的方式揭开神秘面纱，送给校园读者一个婉约、忧郁、凄美的校园故事——《花辞树》。那个叫苏艾晚的女生使你不得不沉迷，那个称程诺的男子在一切惊涛骇浪之后依然精致美好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个透着青青湿气和露水的华美篇章，它如此绚烂华丽如此曼妙多情……必须承认，故事仅仅是故事而已，也幸好是故事……

ISBN 7-5385-2715-X



9 787538 527155 >

ISBN 7-5385-2715-X/G · 1853

定价：66.00元/套（16.50元/册）

花辞树

H U A C I S H U

水银珂 / 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辞树 / 水银珂著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4

(蓝海狸非常校园故事系列. 第二辑)

ISBN 7-5385-2715-X

I. 花... II. 水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1896 号

责任编辑 李 严

封面绘图 王 贺

内文绘图 王 贺 李成杰

装帧设计 艾德设计·张 帆

蓝海狸非常校园故事·第二辑

花 辞 树

水银珂 著

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)

购书电话 0431—5640624

印 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3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2715-X / G·1853

定 价 16.50 元 (全四册 66.00 元)

零落残花归未知，阅尽天涯离别苦。
旧恨新欢千千缕，忍把相思灯下诉。
花底相看无一语，绿窗春与天俱暮。
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

〈章一〉

1

北方的夏天是热。

我出了机场，只觉热浪滚滚如置身微波炉，立刻叫计程车到学校。两边都是近郊，方向却截然不同。路上足足耗去半个钟头。又逢塞车。司机是个年轻女子，一直用太音量听广播节目，若无其事，想是习惯了这城市交通状况一向如此。我却头晕眼花。

不要紧，很快我也会习惯。



你最牵魂的，婉约、诡异、凄美……

到了学校大门前，刚下车便听见他叫我：“小爱。”

我抬头，微笑。

“杨哥。”我走上前，想也不想，就势投进他怀里，被他大力抱住。呵，有人可以拥抱真好。特别是，当这人系自己熟人，万事他都有分知晓，不需顾忌，更是安心自在。

杨哥轻抚我头发，“又长高了。”

我嗤一声笑出来。他口气似80岁老翁。

杨哥又紧紧抱我一下，然后放开。这才仔仔细细凝视我，半晌，满意一笑。我在他眼里看到那团丝线名叫“担忧”，暂时已经开解。很好，总算又有一个人为我放心。杨哥指身边一直凝立的白衣女子为我介绍，“安然，我同系师妹。你该叫师妹了。”

我迅速抬眼望过去。那是个端丽女子，细长高挑腰身，半长微髻黑发，白皙肌肤，穿纯白修身T恤，米白色麻质长裤，整个人煞是清爽。在这样大太阳下晒了半晌，骤眼见如此佳人，真以为是一场清凉错觉。看杨哥眼神也知道他对她重视程度，眼光果然不错。

不待我发声，她已迎上来，微笑道：“你好。”我很舒服。第一，我看人向来以貌取人。这女子容颜秀美，整个人看过去轻灵静雅之极。第二，她极之大方，自己男友同差不到几岁的陌生女孩态度亲密，她神色如常，不露半点痕迹。第三，她没有硬扮熟络，牵衣拉手问长问短。不过略大几岁年纪，何必强装老态世故。或者是我心事淡漠又太过苛求，但这女子却真真合我心意。我喜欢她。杨哥是有福气的。

杨哥接过我那只褐色麂皮背囊，向我身后张望。“行李呢？”

我笑道：“哪还有什么行李，我只这一只袋子。”

他差点没叫出声来。“你就这么两袖清风地来了？”

我陪笑脸。安然过来解围，“女孩子这样简约，何其不易。还挑剔什么？”

杨哥叹了口气。“也好，需要什么现买。”

我苦笑，实在不忍心告诉他，我的衣饰用品早由父亲吩咐人送来学校，不必我自己随身携带。否则光是那些帽子就够我提上多一个箱子。

安然笑，“我会陪她逛熟整个市区。”她不需他吩咐抑或嘱托，十分自在，是她自己要与我做伴，并非男友使唤。我真喜欢她这副作派。

安然问我：“我可否叫你名字？”

我心情大悦，“我可否叫你安姊？”

她微笑，“我是安然。你是苏艾晚。”

我们一起笑出来。杨哥摇摇头，不明所以。只是我看得出他心中快活，真正高兴看到女友与我如此投契。

安然走在我身边。“我们去看你的寝室。”提起这，杨哥又发牢骚。“四人一间，要迁就室友不同生活习惯。睡觉要爬上近两米高床铺，清洁洗漱都要自己打理，你住得惯？”

我不说话，只看牢安然。她似明白我心意，微微笑。“我一早已习惯。”“那么我也可以。”我淡淡道。杨哥想不到我们两个女子会联合对抗他，一时气结，摇头道：“安然，我不该带你来见小爱。”

安然淡然一笑，“有缘总会相见。”

她伸出手，状若无意在我脸颊上轻抚一下，迅速离开。我怔了一怔。她已经开步走，头前带路。这个女子，我注意到她穿一双银白色细带平底凉鞋，赤脚，足趾娇秀双踝玲珑。但我分明看到她左脚踝上一方图案，不是我眼尖，实在太过明显。她肤色近乎苍白，自有一股贵族气势。而那是一只苍褐色鸟形图案，浮在雪样肌肤上，想不看到都难。

这个女子并不轻薄。我立时告诫自己，苏艾晚，你最好看清楚这时此刻你身边的这些人。你已没有资格再次出轨，你的机会早已浪费殆尽，再无翻案可能。

我乖乖跟他们走。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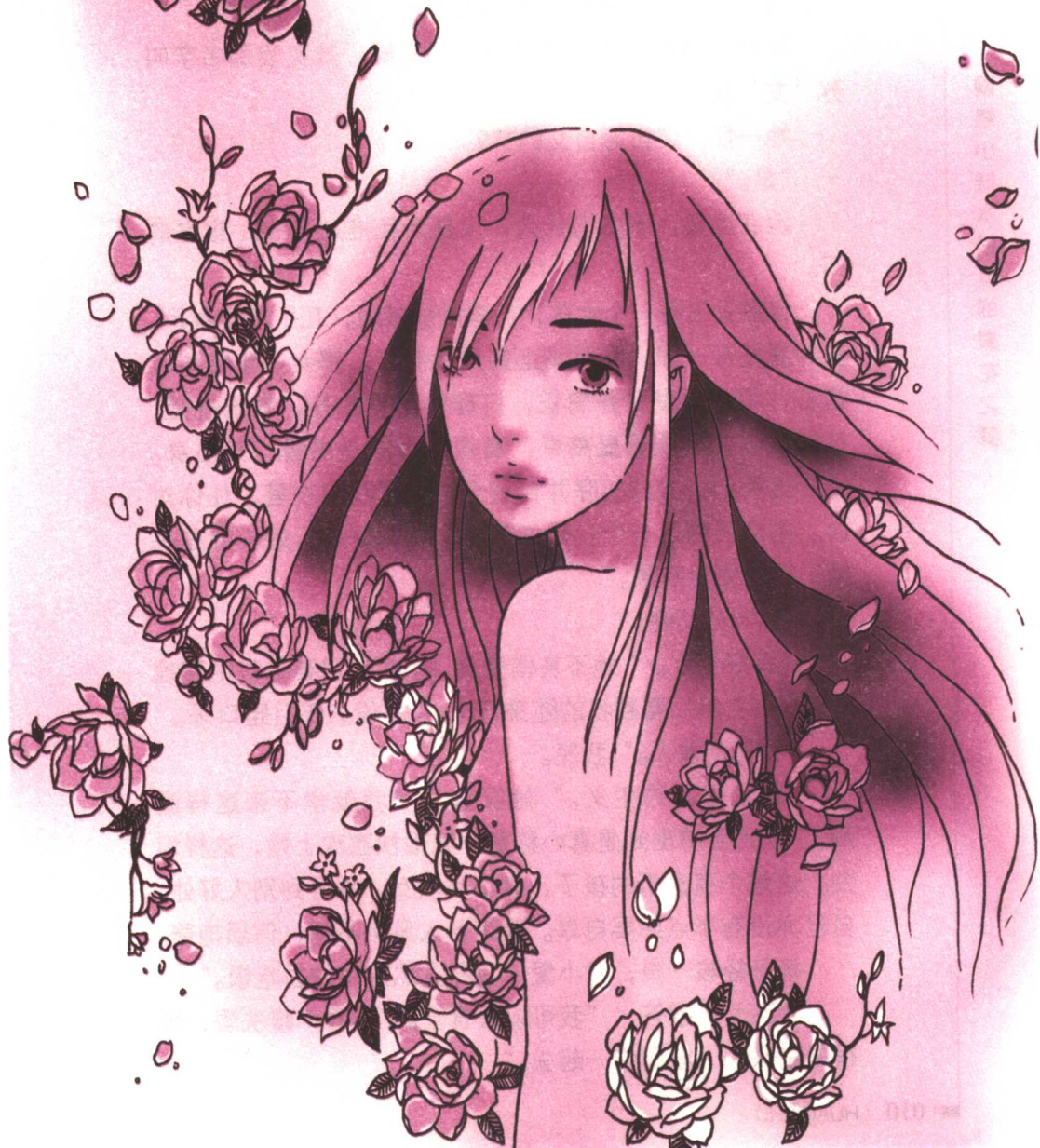
校园很大，一路上不少人同安然招呼，看得出她名望不低。杨哥同我说：“安然是校学生会副主席，日后是你最好靠山。比我顶用。”我注视她，道：“原来本校习惯不设正主席。”言下之意，这般人才，如何屈居副手。恭维话谁不爱听。我已看出杨哥眉梢眼角有三分喜色。安然却安之若素，倒真不枉了她名叫安然。

我的寝室在五楼，号牌上写着 521。

“这号码好。”杨哥笑，“谐音便是‘我爱你’。小爱，但愿你室友不是一群风流种子。”

我白他一眼，“那若是住 222 寝，岂不就注定了要被人当花痴看？”

最是人间留不住
朱颜辞镜花辞树





你最牵魂的，婉约、诡异、凄美……

安然笑。“艾晚好伶牙俐齿。”

我转过身对着她，轻声道：“安姊，其实我那名字叫苏‘艾’晚。”

她一怔。“自怨自艾的艾？”

“是。”

她点点头，不多问什么，只是为我推开了521寝室的门。

寝室里已有一个女孩，行李堆放满地，几乎不容置足。安然看杨哥一眼，杨哥马上知足地笑笑。那女孩年龄与我相若，柔顺黑发只齐肩长，打理得整整齐齐，衣饰规矩，神情坦然，气质略显高卓，看得出大约是书香门第出身。她看见我们，立刻招呼并自我介绍。“我叫冼碧，住你对面。刚刚还到了一个，是你隔壁，名叫婴红。她去办些手续，很快便会回来。”

“我叫苏艾晚。”

“真好名字。”她不吝惜赞美，随即问，“要我帮忙整理东西吗？”然后看到我的随身行李，几乎没人不目瞪口呆。

“我是个懒人。”我笑。

“真正是简约主义。”她叹息，“我就学不来这样潇洒。”因为听得出她是真心称赞，我很快喜欢上她，这样坦白。这是个有身份的孩子，真正小淑女，看得到别人好处，自己亦没有半点必要自卑。因为各人风格不同，何须艳羨。

杨哥轻咳一声，“小爱，我和安然想带你去吃饭。”

我不假思索答，“我可以去食堂。”再看一眼冼碧，她很 是高兴。“我同你一起去。”

杨哥还想说什么，安然已阻住他。她给我一张卡片，“你随时可找到我。”然后催杨哥离开。

我隐约听见安然轻声对杨哥说：“运气不错。在这里她应会快乐。”

杨哥闷闷不乐，因为我拒绝他的安排。“别太早下定论，才见到一个室友。”“一个已经足够。多了反而麻烦。”安然笑，“我从来不相信素不相识的人会亲如姊妹。所以有个气味相投的朋友已经可以。”

我笑。安然偶尔会刻薄。但这种时候想必不会多。我送他们离开。

3

回到寝室，同冼碧聊了一会儿。她与我不同学院，我在法学院，她读计算机。另外的一个婴红听说在文学院，读新闻系。这时有人推门进来，气咻咻地，一边喃喃咒骂道：“官僚主义害死人。”一抬头看见我，“噫，有趣。这么快又来了一个。”

我立刻知道这是谁，微笑道：“你好，婴红。”

她笑嘻嘻地打量我，一边道：“冼碧你真好，省去我自我介绍的麻烦。”这是个小美人，一把深棕色长发留得比我还长，直垂到腰际，更兼柔顺笔直，不知有多好看。一双细长狐狸眼，眼光却幽明晶亮得像猫，正同她耳垂上一双水钻耳钉交相辉映，修得细细的眉，眼波一横，眉峰一聚，一张扁扁的娃娃脸便有山有水，是看不透的风情无限。



你最牵魂的，婉约、诡异、凄美……

她只穿一件黑色吊带背心，宽大牛仔裤，一搦纤腰怕都没有一尺七，长流苏编织腰带黑色镶金，正统西班牙调调，配色款式都讲究至极，不若时下寻常流行。看得出这女孩子是有品味的。她打量我，微笑，是心照不宣的笑意。我知道她意思，我一身的东瀛气几乎透到了骨子里，打扮起来倒是不着痕迹。崇洋媚外到了这份上，不知是否也算种境界。

她忽问我：“你睡觉打不打呼？”

我一本正经地答：“我想是不会的。”

“做不做噩梦？”

“偶尔。”我说了谎。

“OK。”她笑，“若是我打呼吵到了你，敲敲我的头。如果你做噩梦，我会叫醒你。”

冼碧看着我们笑，“如此搭配，甚为合理。”

婴红回手开了书桌上一部小音响组合，塞进一张CD。霎时整个房间被凌厉飞旋的拉丁舞曲吞没。她以眼神询问我们是否介意，我看一眼冼碧，然后两个人都大摇其头。说真的，我喜欢婴红的作派。而冼碧的性子也正是我那杯茶。三个室友我已见到两个，不知余下的那位是否同这两位一样，如果是，那我真正幸运。

我们三个一同去领略学校食堂，之后回到寝室，便见到了最后一个到达的她。

这女孩子正坐在自己床铺上读一本书。看到我们回来，她不言不语，倨傲神色里有审度含义，明显是等待我们先开口，好度量对方深浅底细。

我不喜欢这样女孩，是有点计，只是都在浅薄处见出，反倒算不上聪明。

看得出婴红也不喜欢她，故此才索性一言不发，抱起双臂同她俩俩对视，仿佛相看两不厌，样子煞是趣致。那女孩子明显被婴红的艳光慑住，眼神里见出怯意。

我暗中叹口气，率先打破僵局。“我叫苏艾晚。”

她点一点头，脸上没有笑容，两瓣唇紧紧地抿着。很清秀的一张瓜子脸，削薄短发伏贴熨直，看得出家教应该严谨，否则不会有这等一丝不苟神态。她道：“我是闵白。”只一句话我已领略她的傲气。她不讲“我叫”，只肯讲“我是”。我是某某，呵，我是，我就是，这般着力于突显自己存在，惟我独尊得也太露痕迹。

冼碧忽然“噗”一声迸出笑来。我回头看她，她正双手不停忙着摆弄自己那部精致手提电脑，一边笑说，“你们有无发现。除了苏，咱们三个的名字都是一个姓氏加上一种颜色，真真是个巧合。”我们齐刷刷一怔，然后定神一想，果然如此。

气氛略显缓和。

婴红仍不愿同闵白讲话，她自顾自回到桌旁，放一张韩国组合的CD，曲风奢华明快。她加大音量。

闵白一皱眉，道：“你总是习惯这样扰吵别人？”口气太不客气。我不禁也皱眉，暗忖一场风波怕是为时不远。婴红只作没听到，竟自伴着音乐翩然起舞。她身段细巧修长，跳起韩式劲舞动作洒脱利落，清脆干净，十分好看。再配上一副爱理不理表情，简直酷到极点。



你最幸福的，婉约、诡异、凄美……

我同冼碧都看直了眼。冼碧喃喃道：“真是，帅得没话说。”

却只听闵白冷冷道：“天生的身材好，自然有理由教人悦目。”

“这同身材倒没关系。”婴红飘飘荡荡地摔过来一句。

闵白冷笑，“没关系？”她慢慢从床梯上爬下来，站到我们身边，慢慢撩起长裙。我们不约而同啊了一声。

她半条左腿竟是义肢。

婴红登时安静下来，关了音响，一声不响地去椅子上坐好。

闵白放下裙摆，扫我们三个一眼，目光清透，淡淡道：“交通事故。”语气淡漠一如既往。我不想问什么，于是试图避开这尴尬气氛。可是闵白偏偏盯住了我，问：“你是哪个学院的？”我如实相告。她点点头，“我在商学院。”然后又问：“你们都叫什么名字？”口气如女王对臣仆。我一一答复。她双目中闪过不置信神色。但不容得她不信。

这时忽有清亮音乐声响起，婴红一跃而起，抓过桌上的手机，全神贯注地阅读短信，而后眼底眉尖都溢出惬意，猫似的娇媚闪闪烁烁呼之欲出，动人神态教我们三个看了又看。发觉我们注意到她，婴红反而不好意思起来，笑道：“是朋友的短信。”然后觉得解释不足，连忙道：“是女孩子。”

我屏住笑问她：“请问芳名？”

婴红才要开口，突然之间像想到什么，噗嗤一声笑将出来。然后道：“目蓝。”

“木兰花的花木兰？好名字。”冼碧称赞。

“不。”婴红忍住笑，“日横目，蓝天蓝。”

我们三个顿时瞠目结舌。好半晌才齐齐大笑出来。我看一眼闵白，她眼底也没了那种挑衅意味。

巧合。

纯系巧合。

只是如此匪夷所思，简直令人心慌意乱。



觉新来，憔悴旧日风标。魂销。念
欢娱事，烟波阻。问怎生经得，如
许无聊。



〈章二〉



大一新生，照例先来一个下马威。三星期的军训着
是苦差事。

杨哥说：“不如叫你爸爸替你疏通，你去别处玩三个
星期，届时回来报到，只当没这回事。”我摇头。杨哥还要
坚持，我抬起头对上他双目，他一见我眼神，顿时噤声。

他是知道我的。

沉默半晌，他才说：“小爱，不愿意就不愿意，只是
你不要那样子看我。”

我不响。